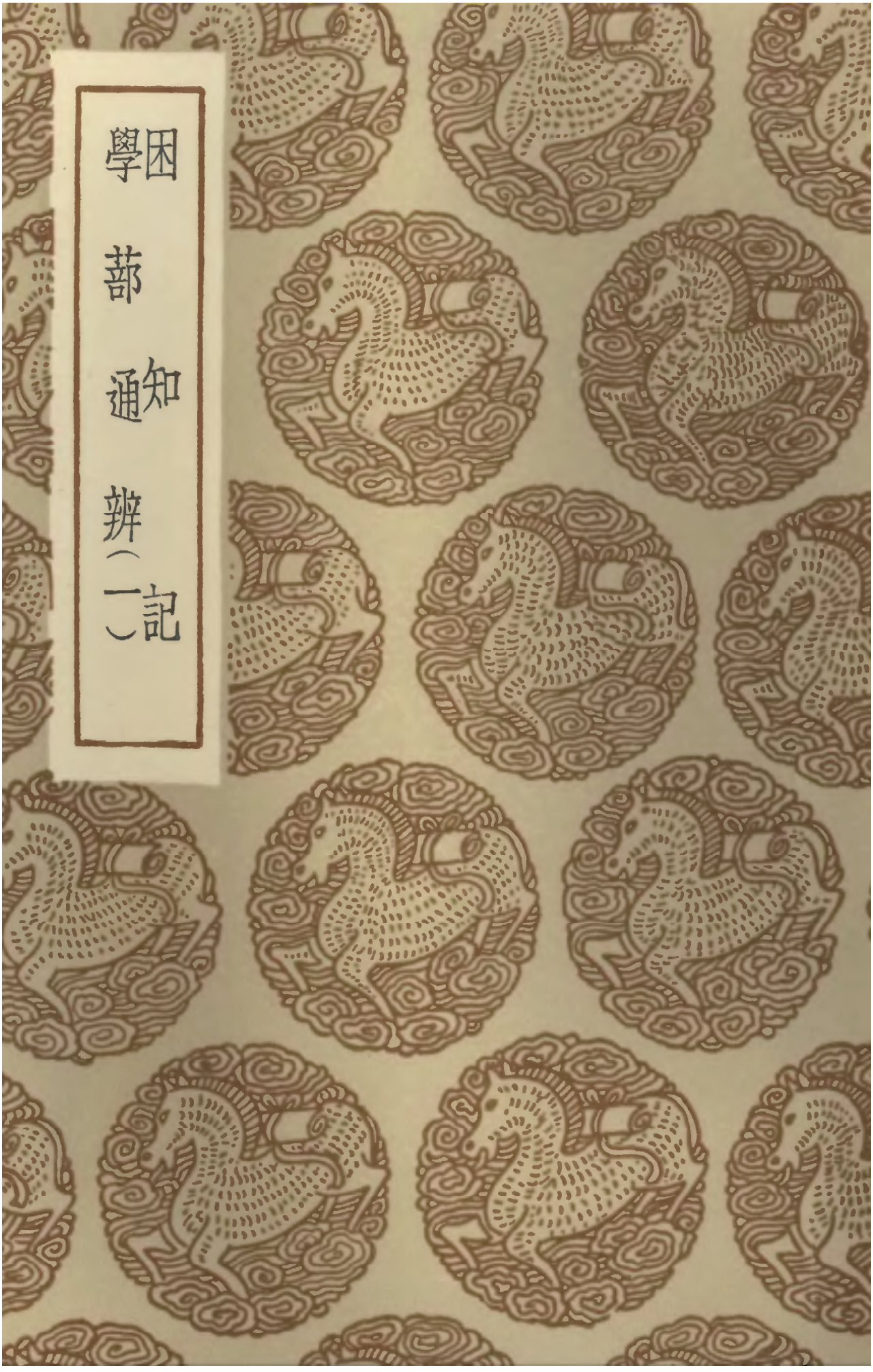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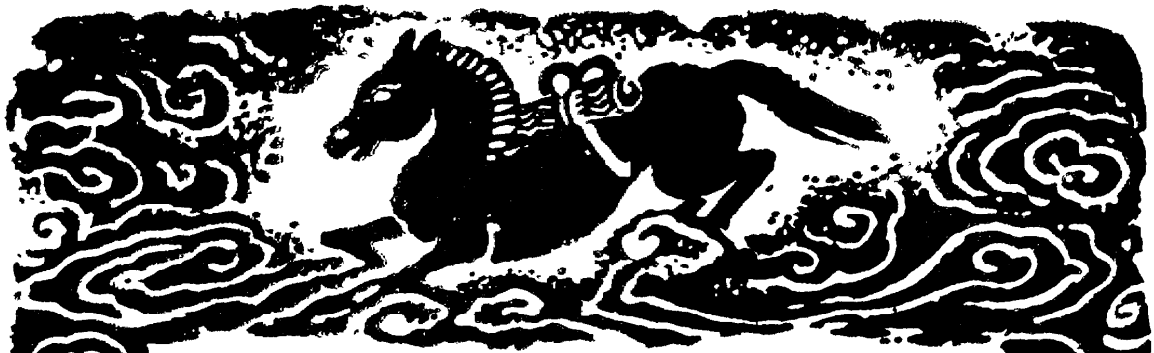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困知記

羅欽順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困知記

原序

有明成弘以後。言學者日多。而見道反不明。何也。當時盛名所屬者。聰明才辨。皆足以自雄一世。彼其抱負。豈不以爲孔孟之道、得我而傳、程朱之書、猶可疑議哉。然其弊也。屏絕思慮。以爲力制其外。而實無得於中。簸弄神奇。以爲已得於中。而實隔截於外。此任道諸公、所以憂懼滋深、而奮發於廓清之舉也。時有羅整庵先生。痛排釋老。力扶正學。方齒髮甫壯時。亦嘗馳縱於釋氏、探討其旨歸矣。苟非識見超拔。出汨沒而師聖賢。鮮不爲彼之所誘而去。先生既不甘淪溺於此。而從事程朱。鑽研體究。隨所蒋繹。輒書於篇。是爲今困知記。其於邪正之幾、是非之介。析之精於毫髮。其以困知命篇者。亦以始則不得其門、中則疑信未決、晚歲、用功愈堅、自知愈審、兢兢業業、惟恐其入於他歧而不出耳。不然。先生豈好辨哉。推先生之心。欲邪正不竝存。是非不兩立。有盡心知性之辨。而後明心見性之說、不得亂於儒宗。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後淩虛鶩空之弊、不至貽誤後學。迄於今。誦讀遺編。猶見巖巖之槩。後爲所眩惑者。寧不知所自返耶。前代碩儒。巍然在西江者。餘干則胡敬齋。泰和則先生。萬歷時。敬齋固已從祀廟庭。先生之書。僅傳於世。而表章闕然。蓄極必通。其將以有待乎。茲記原分六卷。略爲刪其重複。擇其精醇。得卷有四。竊不自揣。序以梓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花朝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自序

余才微而質魯。志復凡近。早嘗從事章句。不過爲利祿謀爾。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晚。然自謂苟能蠲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工夫難得專一。閒嘗若有所見矣。既旬月或踰時。又疑而未定。如此者。蓋二十餘年。其於鑽研體究之功。亦可謂盡心焉耳矣。近年以來。乃爲有以自信。所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迺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山林暮景。獨學無朋。雖自信則爾。非有異同之論。何由究極其歸趣乎。每遇病體稍適。有所尋繹。輒書而記之。少或數十言。多或數百言。既無倫序。且之文采。閒有常談俗語。亦不復刊削。蓋初非有意於爲文也。積久成帙。置之座閒。時一披閱。以求其所未至。同志之士。有過我者。則出而講之。不有益於彼。未必無益於我也。雖然。書不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三復斯言。愧懼交集。記分爲上下兩卷。通百有五十六章。名以困知。著其實爾。時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冬十有一月己亥朔。日南至。泰和羅欽順序。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目錄

卷之一　上篇
卷之二　下篇
卷之三　續篇
卷之四　續篇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上篇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redacted]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眞。其或認心以爲性。眞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

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尙有尋不到處。乃敢遂竊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眞積力久。何以及此。

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幻。以生死爲輪迴。以天堂地獄爲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見其爲見性。世顧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耶。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

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繫於有節與無節爾。

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愼其獨。其以此夫。

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夐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卽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祕。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爲一矣。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卽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人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

之察。往往遂失其旨。歷選諸儒先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爲盡之。且以爲義、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爲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閒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極談道德。以爲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程所言。乃大賢以上事。張子所言。乃學者事。然物格知至。則性命無不了然。更無漸次。若行到盡處。則有未易言者爾。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才也。但以余所聞。學道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爲此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能免於驕吝。此嫌謗之所由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此忌人。固不可。以之驕人。亦惡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亦可鑒矣。是故爲士者、當務修其實。求士者、必兼取其才。如此則小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治。庶乎其有攸賴矣。

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太極陰陽之妙。善觀者。試求之一歲之內。自當了然。一日之內亦可觀。然太近而難詳也。一元之內亦可觀。然太遠而難驗也。要之。近而一日。遠而一元。其虛盈消息、相爲循環之理。卽一歲而推之。有無不合。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蓋明指其端矣。苟明乎此。其於酬酢世變。又豈待於外求也哉。

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至於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地

者。其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爲盡。是甘於自欺而已矣。非誠有志於道者。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聖人性之。心卽理。理卽心。本體常自滿然。了無動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弗存。平時旣無所主。則臨事之際。又烏知理之所在而順之乎。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此學者之所當勉也。

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已。

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所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

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爲遁辭。以爲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旣

羅五倫而盡棄之矣。尙何法之不舍耶。

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二

下篇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闇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闇訟與圮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卽此三者。亦可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歷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錯之大者。所學若此。所錯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苟能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爲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若於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卽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

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爾。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爾。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含胡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眞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僧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

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且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温柔、自寬裕温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反覆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絶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

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澈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絡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胡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見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

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卻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

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閒。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夫其初志於學也。卽已名爲知道。緣何既立之後。於事物之閒。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卽爲知道耶。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見、各爲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愚非敢輕議儒先。不直。則道不見。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辭也。

辭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

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眞。雖欲免於窒礙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則既竭焉。嘗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薛文清學術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閑聖道者也。但於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卽無性。除卻性。卽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吾夫子贊易語也。元明云。自其一陰一陽之中者、謂之道。然則聖人之言、亦容有欠缺處邪。殆不然矣。

易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正備者。六十有四。中而不正者。亦六十有四。正而不中者。百二十有八。不中不正者。亦百二十有八。元明云。吾觀於大易。而知道、器之不可以二也。爻之陰陽剛柔。器也。得其中正焉。道也。其說器字甚明。然但以得其中正者爲道。不過六十四爻而已。餘爻三百二十。以爲非道。則道、器不容於不二矣。如以爲道。則固未嘗得其中正也。不識元明果何以處之耶。

元明言。犬牛之性。非天地之性。卽不知犬牛何從得此性來。天地間須是二本方可。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眞切。佛家所見。亦成一片。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

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眞如、顢頇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埽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顢頇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欛柄。恐恐其未免於籠統顢頇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作改葬墓碑。幷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

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云。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夫。

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耳。

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

窟耳。所學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邪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三

續篇

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由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揑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非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傳習錄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又云。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又云。良知卽是未發之中。雍語有云。學問、思辨、篤行、所以存養其知覺。又有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答曰。人能存得這一點生意。便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又問。所謂生者。卽活動之意否。卽所謂虛靈知覺否。曰。然。又曰。性卽人之生意。此皆以知覺爲性之明驗也。

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

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淸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原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子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懍然辭氣之表矣。夫旣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旣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旣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游。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

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直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朱子闢佛氏之言。比之二程子、張子、尤爲不少。今亦無庸盡述。錄其尤著明者一章。凡今之謗朱子者。無他。恐只是此等處不合說得太分曉。未免有所妨礙爾。朱子嘗語學者云。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或曰。彼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稍頭。中間眞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者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煞。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此說。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曰。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閒自見得他底低。觀此一章。則知愚前所謂、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誠有據矣。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

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太抵皆秦、漢閒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爲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惟佛氏爾。

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地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擡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而無往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己有。亦無緣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諸大儒言語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眞是無窮。其閒細微曲折。如何一時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自當信得及。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爲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

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爲性。纔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略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著。盡於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具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哉。

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子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

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卽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卽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排布置之力。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果何別耶。

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

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

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等皆是蠹迹。感應之理。便在其中。只要人識得。故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若於事物上無所見。談玄說妙。有何交涉。

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蠹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二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

其志亦可尙矣。

劉靜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議論英發。當時推重。殆與許魯齋、吳草廬等。然以愚觀之。謂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則可。謂其有得乎聖人之道。恐未然也。姑舉所疑之一二。以俟知言者斷焉。退齋記有云。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瀰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也。卽如其言。則是所謂道體者。當別爲一物。而立乎事物之外。而所謂事物者。不容不與道體爲二。苟有肖焉。亦必有弗肖者矣。夫器外無道。道外無器。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是也。而顧可二之乎。又敍學一篇。似乎枝葉盛於根本。其欲令學者先六經而後語、孟。與程、朱之訓、旣不相合。又令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擧天下之理。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此言殊爲可疑。夫易之爲書。所以教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學易之能事畢矣。而又何學焉。性命之理。他經固無不具。然未有專言之、如易之明且盡者。易苟未明。他經雖有所得。其於盡性至命。竊恐未易言也。而靜修言之乃爾其易。語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苟嘗實用其工。不應若是之易其言也。得非所取者博、而勇於自信之過歟。又嘗評宋諸儒。謂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初聞其言。殊若可喜。徐而繹之。未爲當也。孰有精而不正、正而不大者乎。若夫出處之際。議者或以其不仕爲高。亦未爲知靜修者。嘗觀其渡江一賦。其心惟知有元而已。所以爲元計者。如是其悉。不仕果何義乎。其不赴集賢之召。實以病阻。蓋踰年而遂卒矣。使其尙在。固將相時而動。以行其所求之志。必不肯自安於隱逸之流也。然則靜修之所爲可重者。豈非以

其有志於聖人之道乎哉。

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卽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閒。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

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者道爾。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四

續篇

癸巳春。偶得慈湖遺書。閱之叅日。有不勝其慨歎者。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卽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起。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判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刳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

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眞如符節之合。試擧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澈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之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耳。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

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純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埽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禪耶。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

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譸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遜。每每類此。

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

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

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鹿鳴之詩。雖云上下通用。要非賢人君子。不足以當之。今以鹿鳴名宴。以賓禮初升之士。待之不爲不厚矣。聽其歌。飮其酒。能無感動於其心乎。然而周行之示。能言者。皆可勉也。視民不恌。則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矣。不如是。將何以答主人之盛禮、而稱爲嘉賓也耶。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卽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卽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正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內外本末。既不免

分爲兩截。猶譊譊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攘夷狄以尊周。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則王霸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

延平李先生、南軒張先生、所見皆眞、有言皆當。宜其爲朱子之所敬畏也。延平因朱子喜看正蒙。嘗語之曰。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恐先入了費力。南軒因朱子有人心之安者是道。一言。明謂此語有病。所安是何如所安。若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己意。以爲心之所安。以此爲道。不又害乎。此等言語。惟是經歷過來。方知其爲至論。不然。未有不視爲淺近者也。

南軒與吳晦叔書有云。伯逢前在城中。頗款某所解太極圖。渠亦錄去。但其意終疑、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亦何有虧欠乎哉、之語。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蓋未知、物則有昏隔、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爲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也。此於大本甚有礙。又答胡廣仲書、有云。知覺終不可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此皆切至之言。不可不詳玩也。近時講學之誤。正在

此處。求如南軒灼然之見。豈易得哉。

彖傳、神道設教一言。近世諸儒多錯會了。其所見率與杜鎬無異。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無非神道設教之事。不可以他求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道云者。合體用而一名之爾。天地間只是此、理。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義不明。至使姦邪如王欽若者。得假之以欺其君、以惑其衆。學其可不講乎。

庚辰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惠。其序。乃戊寅七月所作。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矣夫。此其全文也。首尾數百言。並無一言及於致知。近見陽明文錄。有大學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說。於格物更不提起。其結語云。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陽明學術。以良知爲大頭腦。其初序大學古本。明斥朱子傳註爲支離。何故卻將大頭腦遺下。豈其擬議之未定歟。合二序而觀之。安排布置。委曲遷就。

不可謂不勞矣。然於大學本旨。惡能掩其陰離陽合之迹乎。

王伯安答蕭惠云。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末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大學八條目。八箇字虛。八箇字實。須字字看得有下落。不相混淆。方是本旨。而先後兩字。果見得親切。自然那動分毫不得。若可隨意那動。先者可后。后者可先。則非所以爲聖人之訓矣。或謂物格知至。則意便誠、心便正、身便修。更不用做工夫。此言尤錯。卽如此經文。何須節節下而后兩字乎。姑無取證於經文。反求諸身。有以見其決不然者。

淸元明嘗輯遵道錄一篇。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旣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難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明論、新論、樵語、雍語。吾閒中皆嘗披覽再三。中閒。以知覺爲心之本體。凡數處。又以天理爲心之本體。亦

數處。不知所謂本體者、一耶、二耶。謂心體有二。斷無此理。體既不容有二。則其所認以爲天理者。非知覺而何。其教學者。每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言。此言如何破得。但以知覺爲天理。則凡體認工夫。只是要悟此知覺而已。分明借天理二字。引入知覺上去。信乎、教之多術也。既又得觀其問辨錄。乃有、知覺是心必有所知覺之理、一言。似乎稍覺其誤。然問辨續錄又其後出。復有、光明洞燭、便謂之知性之語。又其門人因或者墜於有物之疑。而自爲之說曰。天理者。天之理也。天之理。則有體而無物。變動不居。神妙不測。是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謂爲有物也。答詞、明以此說見得是、許之。據此二條。似其惑終未之解。夫光明洞燭、神妙不測。心之爲物然爾。豈可認以爲性與天理乎。且知微以下五知字。皆指人而言。經文甚明。不應彼此俱失照勘也。

孟子盡心一章。實於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卽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顚倒謬戾。一至於此。尙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歐陽子所著本論。蓋原於孟子反經之意。可謂正矣。惜其不曾就君、相、之身、直推明大本所在。猶落第二義也。夫教由身立。法不徒行。誠使君、相、交修。明善以誠其身。稽古以善其政。風行草偃。乃其自然之理。邪慝之息。寧須久而後驗乎。

蘇東坡論子思、孟軻、及揚雄。桑千百言。於性實無所見。獨所謂、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此言卻偶中也。自楊雄而下。以及近世諸儒。誤處往往在此。有能洞明思、孟、之本旨者。豈非後學之大幸歟。

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棱合縫工夫。

學部通辨

(一)

陳建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自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蔀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辯者。以異說重爲之蔀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眞。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立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顚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蔀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日。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蔀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辯也。建爲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辯。專明一實。以抉三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辯。庶幾由此無蔀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眞。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於左。

嘉靖戊申孟夏初吉。東莞陳建書於清瀾草堂。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遺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顚倒錯亂、顚狂失心之徵。其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眞。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端之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顧序

東粵清瀾陳先生嘗爲書以著朱陸之辯。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援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澈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蔀通辯。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內黃蛟嶺黃公受之先生奉爲世寶。十襲而授厥嗣直指雲蛟公。雲蛟公顧諟庭訓。憮惋時趨。謂盱眙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示之。侯慨然請任剞劂之役。而其邑人慕崗馮子爲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諸編。及聞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閒。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憲作而歎曰。美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辯。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黏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

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訶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辯朱陸者。不須辯其孰爲支離。不須辯其孰爲禪。辯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蔀。非他小小牴牾而已也者。而通辯偶未之及。敢爲吳侯誦之。惟慕崗子進而裁焉。且以就正於雲蛟公。不審與蛟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萬曆乙巳十二月之朔。無錫顧憲成謹序。

學蔀通辨後編序

或曰。子所著學蔀通辯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辯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眞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爲塗爲蔀。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蔀。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敍。

顧序

朱陸異同之辯。祖分左右者。數百年於茲矣。左朱右陸。左陸右朱。二者若不相下。至近來言理諸家。同聲附和。竟謂朱不異陸。陸不異朱。調停回護。幾莫窮其首尾。從未有以禪學斥陸氏者。嗚呼。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似是而非。賢者不免。若不究極根底、考辯始終。將使得伊洛之眞傳者。與頓悟良知之說。並傳流於天壤。而莫知適從。不幾異端充斥。而爲孔孟罪人耶。此清瀾陳子學蔀通辯之所由作也。採輯羣書。編次年月。俾學者曉然知陸之爲禪、朱之爲正學。而紛紛聚訟者始定。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矣。余生也晚。不獲從先生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心竊嚮往之。緣其版籍灰燼。好學深思者。未能家尸而戶祝也。敬復授梓。以自附於內黃黃子之後。至其學問源流、聖賢底蘊。則涇陽公有我無我之論。固直探其本。小子何多贅焉。

康熙十七年、歲在戊午、皐月吉旦。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甫敬題於滎陽公署。

傳

陳建號清瀾。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宋儒陸九淵於孔廟。時清瀾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學脈日紊。乃發憤著學蔀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於橫浦。證變派於江門。而中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張夏雒閩源流錄

學蔀通辨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幷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迺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世顚倒之弊。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錄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眞。根底在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辯陸。續編之辯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學之養神。蓋此書樞要只此云。

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竝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於後編

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辯。

一、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一、此書多剪繁蕪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採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宋僧宗杲書崇正辯、宋建安胡寅著慈湖遺書、宋慈湖楊簡著鶴林玉露、宋廬陵羅大經著草木子、元括蒼葉子奇著居業錄、明餘干胡居仁敬齋著白沙集、新會陳獻章著荷亭辯論、東陽盧格著篁墩文集、道一編、並休寧程敏政著陽明文錄、傳習錄、並餘姚王守仁著象山學辯、南海霍韜渭厓著困知記。泰和羅欽順整庵著其摘引單言者書目不列止見本文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同之辯。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爲朱陸異同之辯。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周衰。降爲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屬。非一。然其爲說尚淺。未足以深惑乎人也。迨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摩西來傳禪。其明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眞矣。嗚呼。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況重以象山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爲說益精。益巧乎。又況重以篁墩諸人。又顚倒早晚。假朱子以彌縫象山。爲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

民之耳目塗言蔀也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徧蔀也孰意近年又爲道一編諸書所塗成三重蔀耶建無似究心十年著成此辯垂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爲禪學之所亂尊朱子不使爲後人之所誣撤豐蔀不使塗後學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尙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蔀通辨卷之一

明 陳建 撰

前編上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弄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朱陸早晚至後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

師。出入於經傳。汎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縣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略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朱子文集

按。此記爲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遣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朱子文集

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爲晚合。得爲晚年定論邪。其顚倒誣誑。莫斯爲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敏。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朱文集

按。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尙有二書。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見朱子作叔京墓誌。陽明何得槩指爲晚年哉。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册言語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篁墩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己說也。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以陸氏爲主。而於朱子之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顚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蔀。大略可覩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册言語無交涉。其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只於平易確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竝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册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尙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卽劉屏山子翬也

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亂眞能陷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

亟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子所以爲早同而晚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爲晚。是誣朱子終身爲禪而不反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摩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皆本傳燈錄。羅整庵困知記云。近時以學道鳴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庵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味於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假推援。陰謀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雖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爲謀甚工。爲說甚巧。一則卽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也。嗚呼。敝也久矣。象山以改頭換面之術。蔀障天下。已數百年矣。篁墩輩以顚倒早

晚之術。蔀障天下。又數十年矣。今欲一旦辯而明之。誠不自量。姑盡吾心焉耳。韓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曰棄天。愚雖不肖。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學部通辨卷之二

前編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親扣其說。而因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於鵝湖。論學不合。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辯只今。朱子續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相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朱陸年譜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冰炭云。子壽名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於文字之間。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爲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眞是意味深長也。王陽明採入定論止此

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稾。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朱子文集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爲晚。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謾人以爲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爲諱避也。考定論一編。凡譏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弊三也。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篁墩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爲彼據朱子手書。不疑也。此

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朱子文集）按。文集此書全文。乃有爲之言。因人而發者。道一編乃節錄以證朱陸晚同。王陽明因取爲晚年定論。亦是謾人。全書云。向來疾證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至何益於吾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其全書首尾如此。蓋爲子約耽書成病而發。而因戒其讀史之癖耳。非以讀聖賢之書爲無益也。今篁墩陽明刪去首尾。欲使學者不知其爲有爲之言。而槩以讀書爲無益者。不亦誣哉。朱子答汪尙書。謂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本不與克己同塗並轍。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道一定論二編之弊。大率類此。故類著之。

丁酉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成。（朱子年譜）

年譜云此書雖成於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學庸章句。則成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焉。茲言尤明白

可按。王陽明固不可詆爲早歲所著之書。（傳習錄）爲中年未定之說。（定論序）欲盡廢之而行已說矣。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誑後之深也。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卽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編置定論首篇。爲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爲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朱子嘗云。聖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謂教人須先立定本。正同此。）陽明何得矯假。以爲悔集註諸書之證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爲著述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尙書作廖太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晚年頗病章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問答等書可考也。愚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遽信以實。然而疑朱子者類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詆爲早年之說。未定之論。其倫皆作於此。此蔀不辯。誣前惑後之禍。不知何時而已。愚爲此究心痛辯。爲考亭訟冤。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歲。是歲。陸子壽卒。（象山年譜）

按朱子先答林擇之書有陸子壽兄弟近日卻肯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朱子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弊不獨以早爲晚尤假子壽以遮蓋象山也蔀障多端辯不能盡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陸子爲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於簡自爲之跋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云

朱子年譜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旣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旣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

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會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監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據此書在辯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爲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倚。誤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壽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閒。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

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競辯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任之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也。或乃指此爲朱子晚年尊陸之證。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蔥嶺帶來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蔥嶺在西域。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

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闢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嘗有匄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日相見。復有異同否耳。（朱子文集。象山年譜）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嘗有匄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靜偏處甚害事。卽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按。道一編採此書爲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尾尙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既自以支離爲病。而陸子與傅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爲憂。則二先生晉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晉會。而陸已下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冰炭日深。二家譜集。班班可考。篁墩何得爲此捕風捉影。空虛億

度。牽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徵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卽同此一種見識。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使遇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衞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兇很。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呵矣。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髣髴。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

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朱子文集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澄所謂建昌說得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冰炭。實始於此。所謂未盡見底蘊。未免私嗜唯呵。如前答項平父書是也。厭繳紛競辯。容忍、不能極論。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之說。其先後予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呵。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眞之非。晚年益覺象山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甚矣。此學之能蔀惑高明。而難於辯察也。而況後世之士乎。朱子於禪學。謂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謂被渠說得遮前掩後。謂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甚矣。此學之蔀惑高明。而難於舍棄也。而況後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永厥壽。則終爲所蔀惑。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幸而天假之年。

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卷答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正思諸書。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年馳心於禪學。中年私嗜於象山。晚年併排禪陸。而一意正學。此編三卷乃三節也。後三編。則朱子晚年排禪排陸。明正學之實。此三實也。學者察此二關三節三實。無豐蔀之患矣。

學部通辨卷之三

前編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閒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大爲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輳集故此書有稅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爲早年冰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

正月陸子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略云公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挽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靳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

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郡侯錢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所敬歎。象山文集年譜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荊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道一編乃指爲初年冰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者以爲晚歲。晚歲者又以爲早年。誰料篁墩著書。從頭徹尾。顛倒欺誑。稱荊舒者。王安石先封荊國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爲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沒。徽欽北狩。安石階之也。言之痛心。纖人乃爲立祠。象山又從而爲之記。盛稱其美。

重爲訣慕之辭。分過於人。曲爲庇鄉人之計。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爲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卻通疏。（象山年譜）（象山行狀）陸子嘗謂人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語類）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尙曾點。凡其胷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卽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卽以爲蔽錮。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眞金。卻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

曾祖道曰。頃年常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

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語類

按。語類。此乃象山歿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我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爲綴。爲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譏持敬而尙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朱子答歐陽希逊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學曾點之狂。流爲莊周之變。遂爲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略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象山文集年譜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之非。朱子先已辯之矣。至是象山復爲之申其辯。而朱子答之。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著其略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略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朱子文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略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

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眞體不傳之祕、及迴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象山文集年譜）

己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略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迴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況今雖偶然道及。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朱子文集年譜）

按。朱陸辯無極歲。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此辯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咎朱子年譜置鵝湖旣會之後。爲失其次。於是以辯無極諸書。列於鵝湖三詩之前。定爲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未定之論。篁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云云。其敍述先後。極爲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於一書之中。篁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其欺也。篁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搢紳有著學則。著講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翕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鳴冤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辯。則其誣誤天下後世。將何

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慨。爲此究心通辯。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辯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爲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漳本小異。併記於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並象山文集）

矜悖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

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辯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朱子文集）

無極之辯。冰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朱子年譜）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尙復修改不輟。大學直至垂沒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詆爲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陽明此節。卽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顚倒錯亂。誣前誣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己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顚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人明辯有才。而使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很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卻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卻如何恁他說得。並朱子語錄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篇是此弊。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常是兩頭明。中閒暗。卽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朱子晚年看破。杲老、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
正月。陸子知荊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象山年譜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辯皇極二字。而止錄此。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辯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象山講義承訛踵謬。至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卻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荊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爲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卻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朱子文集）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遷風餘俗。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闢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澂心。卻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是乃告子之說。（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冰炭之言。首荊公祠記之辯。次伊川人品之辯。次曾點舞雩之辯。次濂溪無極之辯。次顏子克己之辯。次皇極講義之辯。次孟子義外之辯。凡此數辯皆所謂直截說破顯然攻之者也。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眞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於荊門軍。朱子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年譜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年因事追論也即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佛諫違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爲降心從善而子靜眞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爲彌縫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襯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閒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朱子

文集

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辯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朱子文集

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於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無明證者。今不甚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瞶。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朱子文集

按。閣記。卽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爲象山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旣沒。爲古人方稱氏也。（后凡稱陸氏者倣此）道一編乃以爲出於早年氣盛語健之時。編在初焉。冰炭之首。顚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篁墩務爲欺。君子不欺暗室。而篁墩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鬻題。爲言路所劾。逮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弘治己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昶林廷玉劾其賣士。下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政未出京。卒。）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

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煩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矜其智術。又高於篁墩矣。蓋道一編猶竝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則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以儒佛爲同。而象山則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蔀變至此。益深益妙。務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視諸以儒佛朱陸爲同者。有比較牽合之迹。其蔀淺矣。噫。蔀障重重。日新月盛。何時掃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建閣既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朱子文集）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敝。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蔀與不蔀。不察篁墩之蔀。則朱陸晚年契合。察其蔀而究其實。則朱陸晚年冰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蔀。則陸學爲孔爲孟。察其蔀而究其實。則陸學爲禪爲佛。昭然灼然矣。予奪懸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呼。蔀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百司。刑政之間。何往無之。然彼特蔀於一事一時。而象山篁墩則蔀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一時之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辯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年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驅駕流輩。志於事功。號爲永康之學。朱子亦常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嗚呼。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歲。（朱子年譜）

按。朱子一生。惓惓以訂釋經書、辯明雜學爲己任。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也。自程篁墩造爲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平日所以辯排雜學者。皆爲覆瓿。自王陽明有朱子定

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爲蕪言。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耶。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於訐直耶。傷於好辯好勝耶。曰。此誠建之戇癖也。建平生惡人爲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顚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爲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籲其冤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是故著爲此辯。以籲考亭之冤。申儒釋之辯。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爲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辯有未明。不自知其爲訐直。爲好辯、好勝也。韓子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嚴滄浪亦謂辯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辭說沈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謂二子之言知言。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尊信陸學。而吾獨排之。今士大夫罔不據信道一編。而吾獨辯之。以管窺而妄議道學。以幺麼而僭論前輩。則區區固亦無所逃罪。故嘗慨然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

學部通辨卷之四

後編上

此卷所載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麤見大意。（朱子語類）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爲證。以此也。大慧語錄楞嚴圓覺皆禪宗佛要也。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爲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底裏。窮象山之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眞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是象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並朱子語類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爲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並朱子文集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其言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卽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遺事物。屛思慮。專虛靜。無非爲修鍊精神計。及其積久也。精神凝聚。澈瑩豁然。頓悟。則自以爲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爲也。漢書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當涵養。是甚次第。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場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並象山語類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爲禪學無所逃矣。象山每以孔孟爲辭。今考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有一言及於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反復辨證。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僞作。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與其禪見偶合。尊信而專主之。不亦誤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寬裕温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象山語錄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

言語文字爲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象山年譜）

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辨一件事。無兩件事。（象山語錄）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爲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非是眞入不二法門也耶。

陸子曰。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須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窮究磨鍊。一朝自省。（並象山語錄）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顏子何人。乃亦以磨礱精神証之耶。一朝自省。頓悟法也。如下文所陳下樓之覺。鏡象之見之類是也。按象山嘗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謂讀書須是就血脈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脈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爲所遮掩。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禪自明。

膚皐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以照物而

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又因此無事而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澂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象山語錄

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卽象山之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卽達摩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杲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澂瑩。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邇等語。則推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卽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爲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徧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按此卽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詹阜民謂考察洙泗言仁書。終不知仁。卽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徧隴頭雲也。因瞑目澂心而始解。卽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也。愚謂夫子所謂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臣弟友之道而言也。孟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視阜民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援牽合。誣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趙高指鹿爲馬。

詹阜民字子南。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不

泥其辭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又云。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讀莫知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澂心之說。然後知其事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踐實務實之類。皆是指此也。然後知象山之所謂惑也已。心此理之類。皆無非此也。學者於此等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爲象山之所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象山語錄）

按此卽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爲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其推援強合一也。鏡中觀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書。始說得分明。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陸先生卽揚聲答曰。適斷扇訟。見得孰是孰非者。卽本心也。慈湖心澂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卽北面納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

離去。已而沿檄宿山開。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妣喪。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鏡中象矣。慈湖遺書

慈湖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象山高第門人也。慈湖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

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照融記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畢見其中。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心也。人心澂然清明。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於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所謂識心見性。卽識此見此也。慈湖烏得妄指爲仁爲道。爲孔子之學耶。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可玩弄如此謬妄推援。指鹿爲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皦如明鏡。亦卽此意。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忘勿助之問。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

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朱子文集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受業。以書質於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晦所見。蓋卽同慈湖也。朱子以此書答之。而子晦大悟其失。復書曰。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愚按子晦鑑影之說。尤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

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惑。正是弄精神也。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影象言也。儒釋不同。肯綮只此。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聖賢本意欲人戒愼恐懼、以存天理之實。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此意。困知記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裏些兒卻是眞。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亦明此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體如此廣大。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摩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慈湖遺書

按。此即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援儒佛。尤明。象山嘗因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語。正同此禪機。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蘊。究陸學一脈。惟象山工於遮掩。禪機最深。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至慈湖輩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禪便自瞭然矣。傳燈錄招賢大師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即象山慈湖宗祖。橫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遁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陸子曰。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使與天地相似。（並象山語錄）光精與天地合德。警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湖反觀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慈湖遺書）

慈湖此語。卽佛氏形有死生。眞性常在。卽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白沙謂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卽此也。按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是以至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拾於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至此極矣。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佛氏只是話箇大話謾人。陸學卽同此弊。

楊慈湖訓語曰。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澈然清明。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

書夜寢心愈窘。不寐。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窘者。埽迹絕影。流汗沾濡。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慈湖遺書

黑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爲禪益彰。羅整菴云。余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子樹。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言語。始覺其非。朱子答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儒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鏡象之見。分明奇特。

梭山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發。常聞鼓聲震動窗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象山年譜

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傳燈錄記嚴智禪師一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正是如此。然梭山此語。終亦引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誌語。始發象山之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

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嘗若有一物。及一再聞某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始喜。（慈湖遺書）

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於五祖也。以三更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明閣。他如慈湖太學山間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悟。一皆是夜。皆夜臥寤寐恍惚之間。羅整菴所說京師之悟亦然。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奈何指此爲識心見性。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蓋漢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間形影恍惚也。

陸子曰。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並象山語錄）

陸學師弟鏡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下文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卽同宿無靈骨。本禪語。

楊慈湖奠馮氏妹辭云。吾妹性質靈明。觀古默契。靈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是垂芳千古。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妹斯某每歎其未有與

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慈湖遺書）

朱子嘗答陳正己。謂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正是爲靈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母子。按。輟耕錄。襄州居士龐蘊妻龐婆。舉家修禪。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蘊賣之。以供朝夕。愚按象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達磨。明稱龐氏。明祖述孔叢子僞書之言。明說鑑象反觀黑幕流汗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一語不肯如此道矣。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象山語錄）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慈湖遺書）

朱子嘗謂浙閒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爲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神之功焉。其終之既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每教學者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詹阜民無事安坐瞑目。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如宇宙字義之省。下樓扇訟反觀黑幕鼓聲之覺。輕靈之見。靈光之契。皆頓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本也。從前遮掩術行。雖老師宿儒爲所惑。此編除去遮掩。專究骨髓。其禪不待

智者而辨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象山語錄）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包此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愚按陽明此論。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精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誣後學也、孰甚。老子曰。谷神不死。（谷者養也）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朱子曰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耳）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弄。卒歸自私。與釋老同也。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眞似是非同異之辨。決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

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象山年譜）

包顯道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

諸人皆困不堪。（象山語錄）

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誦詩云。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論學主於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說。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二語。佛偈也。

陸子答涂任伯書云。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并、以究斯義。（象山文集）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人多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魂強魄盛。費一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朱子文集）

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朱子語類）

按。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

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象山文集）

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象山語錄）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書。都橫貫了。恣其推援。從來文字。無此樣轍。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又曰。他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日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若販私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鯊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並朱子語類）

前二條是說援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

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祇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朱子語類）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名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之教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雜學辯。謂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尤發摘深中陸學一派之弊。俱無以逃此矣。困知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或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按。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答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叵揆。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豈眞有意於古者哉。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正是此弊。陽明之集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賢聖之言。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己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云。金鉞寶鈿圍珠翠。眼底何人辨眞僞。愚辨陸學深有感於茲言。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元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諸賢。皆好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爲隱諱改換。不害其爲誠懇也。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爲本分也。自象山出。而後以聖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困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徒侈其名。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歎歟。

學部通辨卷之五

後編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吳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胷中覺快活否伯敏答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顚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卽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卽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並象山語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卽佛氏以事爲障之旨。

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胷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胷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仲弓爲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閒引惹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白七哥今甚平夷閒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肯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卻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並象山語錄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閒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爲完養精神之地。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留書。見做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今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同。朱子常謂冷淡生活。卽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正是取資神養眞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靜。善惡兩忘。自心眞實。菩提道場。臥輪禪師云。臥輪有伎俩。能斷百思想。對鏡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某禪師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又曰。無心卽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摩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見傳鐙。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類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其視聖賢思睿思誠、九思愼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雕出心肝。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象山語錄）

按象山此論。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於膚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卽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惡能

害心。善亦能害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卽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事等語。皆卽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卽佛氏以理爲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顚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旣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象山語錄

按。四勿之訓。卽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責人。顏子旣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爲麤迹事爲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爲兩截。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大爲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爲末。猶可。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甚矣。近世只知陸學不讀書之爲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不知其分明蔥嶺帶來達摩、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

至此少明矣。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考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澂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己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爲痛辯。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讀書不必窮索。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游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並象

語錄山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象山文集

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滯。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常。讀書假寇資盜。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象山語錄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卻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爲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爲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爲辭說也。不若慈湖白沙雖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數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

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嘗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册也。愚按不靠書册。惟在端坐。陸學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卽說鏡象之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辯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陸子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略有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並象山語錄）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腳。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爲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不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常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偈誦。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眞傳。吾能握其機。何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尙虛無。乃以六經爲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爲

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腳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象山語錄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矜悻自高氣象。宛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言。其弊皆象山始。傳鐙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註腳。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濬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識度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中庸之篇。正爲陸沈。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將誰使屬之耶。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爲註腳。又爲陸沈。甚矣。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爲窶人匄夫。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爲虛器贅物。眞得糟粕註腳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象山有六經

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在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按。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闊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即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眉合眼。專一澂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答汪尙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朱子文集）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爲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冰炭決此。

傳鐙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呆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子答汪尙書。即磨磚之

誚也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與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朱子文集）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略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卻只說禪。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迹。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並朱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雕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鉤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卻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著。（並朱子語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

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集文。與人論辯書疏。皆翻謄改換。假借遮掩。大言闊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鍼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爲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於文集也。近世不知其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爲所謾耶。

象山語錄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卽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伯敏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蓋語錄其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咸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答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爲此編。不獨辯明象山學術。幷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畫出一箇聖人。愚爲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鍼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

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朱子文集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疏略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書正說學者疏略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聖言以文其私者。固莫逭其欺誣之咎。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疏略輕信。陷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終於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辯。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世之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朱子語類

按。近世學者辯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疏略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於禪者。亦是只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辯陸之要也。何謂辯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

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害。皆辯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到此。常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後世不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蔀相將發盡了。陸學自此難乎遮掩矣。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辯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辯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辯矣。若不辯陸學與儒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葉。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辯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爲證。以此。

或曰。朱子辯陸學。只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卽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辯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寃陸。緣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以通之也。昔達磨將滅。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膚也。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路。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情。無遺蔀矣。朱子嘗謂象山卻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山一部禪矣。